

“两个必然”的理论路径及实践解读^{*}

邵丽华

【内容提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做出的科学判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和拜物教理论两条分析路径，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结合和彼此印证，全面、客观、完整和充分地论证了“两个必然”的理论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概念内涵的界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建设成就说明，人类社会关于“两个必然”的实践探索具有长期性与艰巨性，未来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与差异化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实表达。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两个必然

作者简介：邵丽华（1967-），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8）。

在1882年的俄文版、1890年的德文版以及1892年的波兰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声明《共产党宣言》等同于《共产主义宣言》，强调他们的写作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在《共产党宣言》的正文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政党拥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批判和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特点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长期遭受资产阶级政府和西方主流学者的批判与质疑。作为对“两个必然”否定性看法的回应，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为依托，一方面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和拜物教理论，探究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的研究路径，从理论逻辑的角度证明“两个必然”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结合我国改革开放40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概念内涵的深度追问，对“两个必然”的论断进行实践检验，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具有长期性与艰巨性，说明人类对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

^{*}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中心及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规划项目“迈克尔·A·莱博维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18ZFG71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4、53、30页。

探索具有多样性与差异化,从实践探索的维度解读“两个必然”的理论逻辑。

一、“两个必然”的理论路径及其辩证关系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预言,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基于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具有非常缜密的论证逻辑。具体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和拜物教理论是推导“两个必然”科学论断的两条重要线索:一方面,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及其具体形式,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势必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拜物教理论的不同形态、现实危害、制度根源以及消亡途径等,同样能够支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总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和拜物教理论是“两个必然”不可或缺的研究路径,通过二者的相互结合与彼此印证,能够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和充分地展现“两个必然”的理论逻辑。

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研究路径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①,不断经历着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和演化。作为社会变革的逻辑主线和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既决定了某一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与衰落,也决定了其消亡和最终被更高级社会形态替代的全过程。这一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经济规律,其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认为,生产活动离不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它们之间“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②,这些不同经济时期的主要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③,也就是说,手推磨的大量使用是封建社会的主要标志,机器磨的广泛推行则意味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原始社会被奴隶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取代、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取代,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制度一经确立,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继续发挥威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④,所以“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⑤。因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先进的生产力催生了更加先进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取代了旧的社会制度,同时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是毋庸置疑和无法抗拒的。在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固然重要,但是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同样不能被忽视。而且,这种反作用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马克思曾经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等不同形态的演进过程,强调某一个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

会形态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以封建社会末期的变革为例，随着行会制度的解体和雇佣劳动的出现，产生了更加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战胜了封建制度。当资本主义制度登上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舞台，也始终未曾停下调整社会生产关系以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步伐。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替代，同样不能离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如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过程划分为由单个私人资本所有制向股份制、由股份制向私人垄断、由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等四个阶段^②。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每一次调整，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每一次更新，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和发展拓宽了空间，又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突出地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两种具体形式：一方面是“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③，另一方面是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不断进行与相对人口过剩日益增加之间的矛盾。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整个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数量与结构上的绝对或相对失衡成为常态，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已经不可避免，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作用后果越来越无法预料。与此同时，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过程中，作为资本主义掘墓者的无产阶级队伍日益觉醒和不断壮大，说明“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④；说明资产阶级曾经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已经把矛头对准他们自己的头上；说明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替代已不可逆转；说明“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⑤。综上所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结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必然能够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

2. 拜物教的研究路径

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这一研究路径之外，结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述中关于异化劳动和拜物教思想的相关论述，同样能够推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完整逻辑。相比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而言，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更加深奥和晦涩，受到的冷落、忽视、误解或误读较多，但它是理解“两个必然”的另一条重要路径。

遵循着《资本论》中有关商品—货币—资本的研究脉络，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主要包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三个不同层次。其中商品拜物教是拜物教思想的逻辑起点，货币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② 石镇平：《“两个必然”的理论证明、历史证明和现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拜物教是拜物教思想的发展阶段，资本拜物教则是拜物教思想的完成形态。马克思揭示了拜物教思想的本质特征，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神秘性。商品范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起点，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其中使用价值作为人手创造的物，之所以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是由其自身物理的、生物的或化学的特性所决定。因此，使用价值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神秘性可言。但是，这种物或使用价值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会变成“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以用木头生产桌子为例，当木头桌子加工完成以后，木头的原有形状即使发生了改变，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桌子非常直观和具体地感受到木头的存在，无论是桌子还是木头一点也不神秘。马克思认为，一旦木头桌子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它马上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二是颠覆性。马克思指出，当货币从商品世界分离出来，固定地发挥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后，就会一跃成为人类社会唯一的神灵。商品拜物教被货币拜物教所取代的同时，货币拜物教的谜一样的性质也变得更加令人迷惑，更加明显和耀眼。马克思强调，在商品与货币的关系上，前者真心地爱着后者，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商品向货币的转化“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①。三是人物关系倒置。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必须要通过商品和货币等物的关系予以反映，从而构成了人与物关系的一种颠倒。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劳动者亲手创造的商品、生产资料等所有物品，却具有主导和操纵人的命运、左右人的喜怒哀乐的内在能力，“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在商品经济的背景下，人们既无法彻底逃脱或完全避免受物的操纵和控制的命运，而且还对这些物顶礼膜拜、推崇有加，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②。受拜物教思想观念的驱使，人不再是自己亲手创造的物的主人，已经成为物的奴隶。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拜物教问题根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拜物教这一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商品经济社会出现两种对立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人们为了占有更多的财物选择储蓄或节制消费等的行为，有可能导致货币的实际价值降低、流通停滞或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信用不断进行的炫耀性消费，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加剧经济运行的风险。上述情况既增大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同时又强化了人物关系倒置、加重了物控制人以及人盲目依赖和崇拜物的局面，促使所有的人在被物所奴役的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背离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因此，设计可行的社会改革方案，从根本上解决物支配人、人无限追求物和盲目崇拜物的异化问题就成为必然的逻辑。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彻底消灭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质，从根本上清除“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让人与物的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③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供了四种解决方案。其中鲁滨孙孤岛式的低水平简单生产劳动，属于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场景，是小概率的偶然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世纪农民建立在对封建领主或教会的人身依附基础上的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上相对低级的生产方式和曾经的发展阶段，不可能再一次重演；农村的家长制自给自足生产在现今虽有遗存，但它不构成现代生产和生活的常态，无法成为逃避拜物教危害的理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88、129、1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97页。

之选^①。因此，唯一的途径就是“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的“自由人联合体”^②。《资本论》中首先将未来社会称为“自由人联合体”，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是拜物教理论路径推导出来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和拜物教理论这两条分析路径，完全能够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论断的合逻辑性。笔者认为，上述两条研究路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层面，指出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力造成的巨大破坏，同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这一分析路径相对宏观和抽象。另一方面，拜物教理论则从活生生的具体个人的角度，并紧密结合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说明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物关系倒置，人理应作为物的主人却既无法摆脱被物操控的历史命运，又盲目追求物和崇拜物的异化状态，论证了商品货币关系的产生、发展、消亡以及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产品经济替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现实可能性与历史必然性。这一分析路径相对微观和具体。总之，只有充分运用并紧密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和拜物教理论两条路径，通过宏观向微观的回归、抽象向具体的还原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印证和彼此强化，才能全面、完整、准确和充分地呈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逻辑。

二、“两个必然”科学论断的实践解读

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既面临着很多理论上的质疑，同时也长期遭受着实践层面的考验。如有观点认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不仅没有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崩溃或灭亡，反而保持了长达几十年的“黄金发展”，他们据此提出“两个必然”的错误论或过时论。有人甚至提出所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结的观点，宣布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后形态，宣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已破产。我国于40年前启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发展的成果令国人自豪、令世界瞩目。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绩，“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新时代”等成为国内外理论界的热词。有反对的观点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明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改旗易帜。对于错误观点和认识，我们应该予以澄清和批驳。

第一，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的论述是理解“两个必然”的关键，将“两个必然”等同于“两个立即”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将人类经济社会的变迁理解为一种有生命的自然史过程，既有产生和发展，也有衰落和消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更替的深层根源，不外乎有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

① 邵丽华：《〈资本论〉中拜物教思想的理论逻辑与时代价值》，《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运动规律在旧社会制度解体与新社会制度替代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并非伦理道德、法律法规、思想观念等主观意志的结果。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替代，恰恰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二是通过对拜物教思想观念的表现形式、危害后果、产生根源及清除手段的分析，得出只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或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使每一个人逐渐从受奴役、受压榨、不自由和片面发展的异化状态中解脱出来，最终迈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同时也能极大地保护和解放社会生产力，使社会财富达到充分涌流的理想状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得出“两个必然”结论的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旧社会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灭亡，新社会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产生，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①。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认可所谓“资本主义立即灭亡和社会主义立即胜利”的观点。他们相信只要生产力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旧的社会制度便有充足的理由持续下去，而新的社会制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产生。“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两个决不会”的理论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历史过程，一方面需要非常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所以“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必要的程度……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③；另一方面，拥有一支日渐觉醒、高度团结和训练有素的无产阶级队伍，也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

因此，认真领会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的论述，是正确理解“两个必然”的关键。还需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不同于“资本主义必然立即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立即胜利”。“两个必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经过科学的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两个立即”则建立在主观臆测的基础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研究方法的突出反映，具有鲜明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两个必然”与“两个立即”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不能混淆。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从来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模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多样性与差异化的有益尝试。

人类自氏族公社到民族国家直至当代世界，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从来没有产生过完全一致的社会形态和制度结构。即使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利润动机驱动的统一背景下，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差异。事实上，甚至早在诞生之初，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样性与差异化就已成定局。另外，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行，我们也不难发现，即使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西班牙等所谓原生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可以区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美、日、德三足鼎立局面的一度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恰好说明日本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特色与优势。可见，从历史上直到今天，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与差异化特点始终伴其左右。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同样可以在理论上证明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多样性与差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5页。

异化特点。基于前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演化的最终结果，是人类实现自由解放的必经之路。但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详细样貌、怎样建设、如何发展等具体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给当时的人们提供具体的答案，也没有给现今的社会提供现成的样本。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精确具体地描划未来，因为“对未来的革命的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认为，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只有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严重阻碍之时，利用不断发展与壮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凭借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在这一主要任务尚未完成之前，并不具备详尽设计未来社会宏伟蓝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这不仅仅是因为未来社会的人将与我们一样聪明，他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更重要的是，“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

此外，持续 100 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能够作为社会主义多样性与差异化探索的现实证据。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差别无须赘述，这些国家之间多次发生的争论和冲突足以说明一切。现今中国、古巴、越南、老挝、朝鲜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洗礼，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政治文明程度、社会开放状况的区别明显，它们未来的发展道路、目标模式、国家综合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差距亦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绩，不仅成功引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低潮时期，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独立、经济强盛、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安康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2008 年次贷危机之后，当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深陷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泥潭而无力自拔之际，中国经验和道路的特色与优势更加令人称道。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0 年的改革开放经历，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当前的新时代，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始终正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征及其新变化，并紧密围绕这一主要矛盾不断朝着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因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可见，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实现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多样性与差异化探索、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尝试。

参考文献

- [1] 白刚：《自由个性的实现——〈资本论〉的自由观》，《江海学刊》2017 年第 3 期。
- [2] 程恩富、段学慧：《〈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上），《经济纵横》2017 年第 4 期。
- [3] 程恩富、段学慧：《〈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下），《经济纵横》2017 年第 5 期。
- [4] 付文军：《商品、商品经济与商品拜物教——兼评〈资本论〉的一条理论线索》，《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6 期。
- [5] 李惠斌：《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一般方法论意义》，《学习与探索》2014 年第 1 期。

（编辑：黄华德）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59、456、588 页。